

齐·莫尔根 王富林 著

希望

上部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希望

上 部

齐·莫尔根 王富林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希望/齐·莫尔根,王富林著. - 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
2003.1

ISBN 7-204-06633-2

I. 希… II. ①齐…②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85795 号

希 望 (上中下)

齐·莫尔根 王富林 著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呼和浩特市文苑印务中心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46.75 字数:1180 千 插页:6

2003 年 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2 000 册

ISBN 7-204-06633-2/I·1171 定价:68.00 元



齐·莫尔根(左)、王富林 1991 年在响沙湾

作者简介

齐·莫尔根，亦名吴泽华，男，蒙古族，1944年生。1967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蒙语系。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编审。1956年发表处女作，1976年出版第一本诗集。其《蝥蝥之声》、《都瓦苏霍的眼睛》、《复活的草原》(在台湾出版)，分别在1984年、1987年、1999年获内蒙古自治区诗歌一等奖和长篇小说突破奖。其《蝥蝥之声》，1985年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诗歌一等奖。至今已出版了《迷路的梦》、《齐·莫尔根新诗集》、《信封里的爱情》等11部蒙汉文书(不包括合著)。1986年出席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，1991年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了蒙古国，2001年出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六次全国作家代表大会。

王富林，男，汉族，1942年生。1966年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中文系。国家二级作家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环境文学协会会员，1964年发表处女作。作品有短篇小说、散文、杂文、文学评论，长篇小说。

辛勤耕耘硕果累累
继续前进再接再厉

一九九〇年十月

布赫



原内蒙古自治区主席布赫，1990年为齐·莫尔根、王富林长篇小说《驼铃的回音》的题词

召开“《蒙古骏马》研讨会”并给与会作家以
意义的。因此，我要向会议祝贺，向
《作品》的编辑莫尔根和王富林祝贺。
一部《作品》的成功与失败，应当
由《作品》本身决定。但我们的（88）
包括许多作家作品，特别是《作品》内涵
和规律对作家的影响。《作品》的社
会意义离不开评论家的努力。
是不必离开读者和评论家的。一部作
品的社会意义所实现要经过评论家
的努力。

~~蒙古骏马~~莫尔根、王富林
这部作品已出版多年，并不断再版，成
果显著，这为蒙古文学界所注目，正
象扎拉嘎那所记述的：这本身就是一种
令人不中意的民族团结的象征。

刘云山
1991/9

齐·莫尔根同志：

来信收悉。《你们的研讨会，在呼和浩特，我是很热烈地
衷心地祝贺，我国名流在身，不暇出席，在此遥致敬意！

我看则你们——内蒙古新一代作家出笼，感到十分
欣慰！文学事业，如同一条江，源远流长，需要一代又一代作家
之共同努力。所以，我们很期望寄希望于你们——内蒙古新一代
作家！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：《你用蒙古文写作，但又精通
汉文，这是十分可贵的。我无话可说之语，建议你应多使用丰
富的蒙古语进行创作。当然，如果蒙、汉兼通更好；但精通
汉文，不等于一定要改用汉文写作。最理想的是既能用
蒙古文写作，又能用汉文写作。这样的人或许不多。根据
我个人的体会，两种文字兼用可以，但一般应是对象一种文字
可以方便于心应手。少数如你等已用汉文写作的，当然
可以继续沿用汉文写作；不过仍用蒙古文写作作者，最
好还是使用蒙古文写作。这一点，请你注意。

马沁夫
1991.9.15

自序

《希望》三部曲的创作，经历了漫长的岁月。

中学生活不好写，写好更不容易。校园里没有离奇曲折的故事，也没有灯红酒绿的色彩；只有上课下课、暑假寒假、复习考试等等平凡重复的生活。

但我们还是硬着头皮写下来了。

《希望》经历了风风雨雨，坎坎坷坷。一九七九年蒙文版上部出版，一九九一年蒙文版中部问世。

创作《希望》汉文三部时，我们在蒙文版的基础上反复推敲，精益求精。

《希望》是我们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以求索”的产物。我们想把自己感受过的生活，艺术地再现给后人。

《希望》创作伊始，我们给自己立了一条原则：必须一部比一部好。是否如此，惟由上帝（读者）评判。

相信《希望》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我们并不企盼《希望》拥有多少读者，但只要有一个能从头至尾读完《希望》三部曲，我们就深感欣慰了。

王富林 齐·莫尔根

2001年6月16日

—

乌云有个习惯，每逢周末或星期天，总是要进行家访，从家长那里，了解学生的思想、他们的生活、他们的学习、等等，与家长沟通，补充在学校得不到的东西。

今天又是周末，晚饭后，旗蒙古族中学校园里十分宁静。

乌云看完几本作文突然想起与斯琴约好的家访，熄掉办公室的灯，来到校园里。夜空中闪烁着星光，一阵阵树木发芽的清香气息，令人想到广阔的原野。

乌云正要往校门口走，发现她带的高中一年级的教室还亮着灯光。

“哎呀，都八点多钟了，还在学习！”乌云的心里充满了关切和感动，不假思索，就推开教室门走了进来。

背对着她看书的人十分专注，没有听到有人走到身旁。

“哦，满达，是你呀！”乌云轻声地说，并且感到有点惊异。

“啊，乌老师！”满达恍然大悟，连忙站起来，拉出一只椅子，请老师坐。

乌云扶住椅背，并没有坐。

满达不知所措，搔着头发说：“乌老师，已经放学了吗？”两只手不知往哪儿放才好，十分窘迫。

乌云笑着说：“你看，都什么时候了？你还没回家！要注意休息嘛！哎，满达，你看什么书，这么有趣，连放学都不知道？”

满达不情愿地把书伸到她面前：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。

“噢！”

乌云看了学生一眼，若有所思，她把椅子拉到身后坐下，说：“有意思吗？”

她的声音十分亲切，满达平静下来。

他微微低着头说：“挺吸引人的。不过，乌老师，我还没看完哪！”

乌云顺手翻着书中的插图说：“什么地方吸引你啊？”

满达稍稍犹豫一下说：“大卫那种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，使我很感动！”

然后他抬起脸，有点惴惴不安地望着老师，仿佛在等待老师给他打分似的。

乌云微微一笑，把书放到课桌上。

“这本小说我也看过。”她把落到额头的一绺发丝撩一撩说：“你说，你们的奋斗目标，跟大卫的一样吗？”

满达刚听到老师也读过这本书，两眼顿时炯炯发光，一阵欣喜。可是，听到老师后面的问题，又把脑袋垂下去了。他找不出合适的答案，鼻尖上爬出几颗汗珠。

“大卫追求的东西，都是为他自己，跟我们今天的革命理想格格不入。”

“可是他那种坚忍不拔的精神，不能不让人佩服。”

“你想过吗？他那种拼命的精神，打的是哪个阶级的烙印呀？”

“……”

满达无言以对，或者是没想过，或者是不想说，脸红气促，不住地抹脖子上的汗。

乌云站起来，笑着说：“满达呀，读这本书，必须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，用无产阶级政治标准去衡量才行啊！”

满达似懂非懂。

乌云亲切地拍拍他的肩头：“我把这个问题当作课外作业留给你，哪天想好了告诉我。太晚了，回家去吧！”

满达熄了灯，跟老师一块走到街上。

师生二人边走边谈。

满达住在他姑姑家。他的姑姑在旗医院工作，斯琴家住在机

械厂的家属院正好路过那里，离蒙中不过十几分钟的路程。

“满达，那本书是你的吗？”

“不。是拉德纳老师借给我的，拉老师自己的藏书。他有许多书……”

“这么说，是拉老师推荐给你的。”

“是呀，他说，这本书写得好极了，他读过不止一遍，有些章节，拉老师几乎能背出来。他说，能从书中学到不少东西。”

乌云沉默不语。

她眼前闪过拉德纳的身影。

到机械厂的家属区了。

乌云和满达绕过一片树林，正要往前走，早被看着他们的斯琴看见了，她急忙迎过来说：“我今天早点回家，等乌老师来。乌老师，你快违约了！哎，满达，你……”

满达一言不发地发愣。

乌云代替满达回答：“他还没回家呢！”

斯琴瞥了满达一眼：“放学了，我们毛选小组早学习过了，咋也等不上你！我以为你又跟毕其格图摆弄照相机去了！”

满达朝斯琴撅撅嘴，跟乌云打个招呼，就往医院那边走去。

乌云把双手放到斯琴肩上，笑着说：“你要多关心满达。他是你们小组的成员，不要让他掉队呀！”

斯琴吐下舌头：“我心里一急，就不讲究方式了。”

她们进了家，有个五十多岁的人正在灯下看报。

听到脚步声，他抬起头。四方脸、高颧骨、两道眉毛又黑又浓，眼睛很有精神。

看见乌云，他连忙放下报纸，站起身，向乌云伸出粗大的双手。

“乌老师，你好久不来我家了！”

乌云拉住他的手，笑着解释：“巴图师傅，怕你太忙，不便打扰你呀！”

两个人在一张桌子旁坐下。

斯琴拿来奶酪和点心，在两只蓝花碗里倒上香气四溢的奶茶，端给老师和父亲。

乌云喝了一口茶，笑着说：“好香！巴图师傅，晚上也不休息啊？”

斯琴坐在炕沿上，忍不住插嘴说：“乌老师，我爸爸比我还用功呐！白天干一天营生，晚上还要看报看书，有时候，我一觉醒来，爸爸还没睡。碰上不认识的字，还要记下来。”

巴图把茶碗放到桌子上，爱抚地看着女儿说：“你的学习方法是有问题，只会啃书本，死背硬记。不联系实践，念的书再多，还不是纸上谈兵，你说呢，乌云老师？”

斯琴低头不语，抿着嘴笑。

乌云看着学生说：“巴图师傅讲的真对呀！你身边有这么好的一位老师，要不经常请教可太遗憾了！”

斯琴委屈地看了父亲一眼说：“人家还没问他几句，他就不耐烦了，‘去去，自己动脑子！’叫我怎么请教？”

巴图咯咯地笑了：“斯琴哪，你又冤枉爸爸啦！我那是督促你碰上难题，先自己认真思谋，不要动不动就找爸爸！”

乌云点着头说：“说的有道理。”

巴图继续说：“还有，书本上的知识，应当跟实际联系起来，它们才能变活，矿石只有到熔炉里冶炼，才能成为有用的东西嘛！”

“对呀，斯琴，你爸爸说得十分正确！我们需要到农村、牧区、工厂，拜农牧民和工人为师，接受生产实践、阶级斗争的教育，只有这样，将来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革命事业接班人！”

巴图看了一眼窗外炼铁炉上的红光说：“一个人要是不了解农民、牧民、工人，怎么接班呀？有一回，我对她说，你妈妈在你小的时候，被逼得走投无路，上吊死了。有人说，那是命中注定的。爸爸给巴彦干一年，连口饱饭也混不上，饿成皮包骨头。又有人说，

那也是命中注定的。到了新社会，还是爸爸，成了国家的主人，过上了好光景。这里头的道理，你明白吗？她吭哧了半天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用手指着她的脑门儿说，你脑子里缺少一样东西：阶级斗争！”

斯琴一听父亲提到妈妈，不禁悲伤起来，把脸埋到双手中。

有关妈妈去世的事，父亲虽然对她讲过不止一次，可是母亲到底怎么死的，父亲却守口如瓶。

她当然不会知道那段历史。

解放前，巴图是杭锦旗王北京府的仆人。女儿三岁时，他把她带到了北京。

有一年的深秋。

巴图回草原搬运王爷过冬的牛羊肉时，并不知道妻子早已不在人世了。蒙在鼓里的巴图，在返京的途中，从同伴们的口中得知，妻子是被王爷奸污后吊死的。

他悲愤交加，昏死过几次。

巴图要为女人报仇，但同伴们劝阻他：“你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？”

他只好忍气吞声，回到了北京王爷府……

这会儿，父亲又提到了母亲，斯琴不禁哽咽起来。

乌云搂住她的肩膀说：“是呀，旧社会使穷苦人家破人亡。而我们许多人，对这种阶级斗争一无所知，这是很危险的。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，是学校义不容辞的职责！”

乌云的话语中含着自我责备。

她把斯琴脸上的泪痕擦干，心里感到很沉重。

巴图又当爸又当妈，还十分注重女儿的教育，使她很受感动。

巴图喝口茶说：“如果学校光顾教物理化学，这些，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，并不比咱们差。毛主席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中国，不是一件容易事。我们应该怎样把印把子传给下一代，怎样永远

保持五星红旗不变色，这个任务挺艰巨的。”

乌云边点头边说：“自从参加了毛选学习小组，我看斯琴他们会动脑子思考问题了！这条路子挺对头，要坚持下去。”

斯琴乘机把对胡春毕力格作文的争论讲了出来：“我们争论的可激烈了……”

乌云笑着说：“我也听说了，胡春毕力格做得对。下午，我去找胡春毕力格了解情况，同学们说，他回家了。”

巴图说：“你回去对特木其勒说，学校这样抓很对，我们坚决支持！”

斯琴说：“乌老师，你和爸爸谈吧，我去医院家属院，找满达去，跟他好好谈谈！”

乌云说：“这么晚了，别去了，我也该走了。”她向斯琴父女告别走了出来。

乌云感到，这次家访的收获很大，触动很深，对巴图的敬重之情油然而生。

她在回学校的路上，还在回味巴图的话，同时，满达的身影，又出现在她的脑海中。

她明显地觉察到，自从满达参加了摄影小组，不仅对集体活动不感兴趣，连作业也不能按时完成了，学习成绩直线下降。

乌云觉得，自己跟满达充分地谈一次，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。

“这个满达呀……”她不住地摇头，仿佛面前就站着学生。

她没有发觉，已经到了蒙中大门口。

灯光中大门两边用蒙汉文写的大标语，白底黑字，十分醒目：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；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。

“乌云！”

突然，她背后响起了亲切的呼唤。

她惊愕地停住脚步，回过头向黑暗中的人望去：“哦，是你，吉日嘎拉！”

吉日嘎拉已经到了她面前，借着夜色端详她的脸。

“你去哪儿啦？”

“去斯琴家了，你呢？”

说完，两个人并肩往前走。

吉日嘎拉回答她刚才的问话：“还不是为了那个材料嘛！你不知道，李科长一见我，就让我坐到他对面，向我了解他儿子的情况。我告诉他，毕其格图已经写了入团申请。虽然胡春毕力格和一些同学对毕其格图入团有意见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呀，我这回算是有了体会！”

吉日嘎拉流露出欣喜和自得，以高傲的目光注视着乌云。

“哦，那你是去李亚平家里了！你还是在加工那个有关高考的经验吧！”

乌云的口气有点平淡。

“是呀，李科长一再指示，要把学生为了迎接高考，全力以赴、废寝忘食，终于争取到优异成绩的情况，好好整理出来，供其他学校借鉴。他还说，蒙中建校历史长，在这方面应当起表率作用。”

“我觉得，经验应该写，问题是怎样总结、从什么角度去看高考的得失。”

“李科长有明确指标，我写得比较得心应手。他让我尽快搞出来，以便推广。”

乌云轻轻地笑了。

吉日嘎拉没有弄明白乌云的笑意味着什么，他心情愉快，也感到自豪，于是，也跟着她笑了起来。

“乌云……”他想说什么，又把话咽了下去。

乌云却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：“吉日嘎拉，你知道，去年的高考成绩，是怎么取得的呀？”

“那还用问？全校师生协力同心，努力奋斗的结果呀！”

说完这句话，他用疑惑的目光抚摸乌云的脸。

“我的观点，也跟你说过不止一次了。能有那样的成绩，是因为我们贯彻毛主席制定的教育方针，坚决执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路线，而不是相反。这一点，你的总结中，应当有所突出。”

吉日嘎拉仿佛被浇了一头冷水，心情一下子灰暗了，一言不发。

两个人暂时没话说，只听见沙沙的脚步响。

吉日嘎拉突然冒出一句：“你以为校党支部提出的，在奥其大队建立校办农场的事，那么容易成功吗？李科长对此有不同的看法，他也不同意你刚才的观点。”

“从实践中取得的经验，不在于同意不同意。正确的东西，归根结底总是正确的。那么，你对李科长的观点，认为是对，还是不对？”

“我们没必要评论上级的是非吧！”

“我问你自己的看法。”

吉日嘎拉没有回答她。

刚才见到乌云的满腔热情与柔情，都凝固了。

他感到十分扫兴。

他们来到了办公室前的花池旁。

这时，两排办公室里仍然灯光明亮，尖锐、激烈的辩论忽高忽低，此起彼伏。

他们一时没有注意到。

吉日嘎拉似乎在沉思，想找个恰当的答案，回答刚才乌云的问题。

“哎，你俩去哪儿了？”

校团委书记张越，一边笑着问，一边向他们走来。

吉日嘎拉如释重负，笑着说：“张老师，你还没休息呀？”

没等张越开口，乌云抢先问：“把支部的意见反映上去了吗？”